

雙城記

何冀平

真假徒弟(下)

當年排練話劇《天下第一樓》的時候，照例要在排練場掛些標語，寫上鼓舞人心的話，導演問我寫什麼好，我想起了八個字「站碎方磚，靠倒明柱」。

這八個字是舊時飯館訓誡徒弟用的，意思是，要做好這一行，首先得學會站立，直到站碎腳下的方磚；不能坐，累極了也要挺直上身，保持站的姿勢，在柱子上靠一靠算是休息。這八個字成了北京人藝演員變為飯館「跑堂」的口號。

劇中三個小徒弟，飾演這三個伙計的都是當時人藝有一定基礎的年輕演員，能在一齣重頭大戲裡演一個小角色，他們很興奮。仔細看過劇本，他們發現舞台提示中，小徒弟只有上場，沒有下場，沒有安排什麼動作，又必須在台上，這戲很難演。導演說，你們先別管有戲沒戲做，先要練基本功，站得規規矩矩，就像看守國旗的衛兵一樣；走，走得又快又穩還沒聲音；喊，得放開嗓門音量愈大愈好。

舞台上雖然沒有什麼戲做，最勞累的就屬這三個「小徒弟」。他們耳要聽着師父的號令，口要說着奉迎賓客的好話，面帶笑容，手裡托着放滿菜餚的托盤，上下樓梯腳底利落一陣風。

小徒弟不能離場，得隨叫隨到，

從台上下來就得站在上場門，連喝口水的工夫都沒有，後來舞台監督也看不下去了，搬了幾把椅子，讓他們在候場的時候坐一會。他們自己統計過，每演一場戲，一個小徒弟要上下場一百七十多次，走三千多步，數百場下來，走了三四千里路，布底鞋磨壞三雙，褲子穿破了三條。

《天下第一樓》演出二十八年五百多場，台上的三個小徒弟換了一批又一批，有的熬到演「掌櫃」，像演第一版飾演「小徒弟」的張萬昆，現在已是人藝台柱，演了幾百場小徒弟才熬到演上戲中「二掌櫃」，也有的從小徒弟演成了「明星」，像馮遠征、鮑大志。

鐵打的經典流水的兵。《天下第一樓》的舞台，成了訓練「小徒弟」的場地。像經典劇《雷雨》一樣，說一句台詞的僕人也不是隨便哪個就能演，因為他是「周公館」的僕人。剛來到劇院的學員，也沒資格演《天下第一樓》的小徒弟，因為他還屬於「站沒站相，走沒走相」，等到能演小徒弟，說明有了一定演技。一批一批「小徒弟」就這樣在劇中，在舞台上成長。

七天後《天下第一樓》將第二次赴新加坡演出，引發我想起許多過往，二十三年後的再次公演會發生些什麼？等我回來再續。

此山中

鄧達智

獨立畫家施華初

在頗負盛名的 Art Basel 及 Art Central 之前展出，剛剛結束的 Asia Contemporary Art Show 探及支持年輕藝術家/繪本畫家/老師施華初 (Brian Sze) 的展出。

沒跟畫廊合作、協辦展出，施華初獨自投入金錢、力量、心情參與展出，頗覺吃力！

國際買手對中國內地藝術家力捧，是為商業現實的考慮，畢竟內地市場龐大，藝術家人最終着眼點於貿易無可厚非。

長耳白兔 Mr Baby 是施華初畫作的主角，某程度上是他的自我投射。經過多年演進，Mr Baby 歷練過來已經不單止演繹着初時的單純，陸續出現沉鬱、黑色的一面。近期作品之一，一隻小小白兔將一隻大上十倍的 Mr Baby 用鏟在胸口掘開大洞，縱使色彩斑斕難掩顯而易見的傷痛。這是施華初的自畫照？透露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的心癢歷程？

內地文化氛圍濃郁，藝術家數量與產量，美術貿易的成績都驕人，作為一個年輕、獨立的香港畫家，如何生存、如何獲得同樣青睞？着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正職出任教師，獲致穩定生活，從中經營生存空間繼續藝術目標，施老師已經做到可能的最佳平衡。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筆者作為一位時裝設計師，雖然與美術相比，我們的普遍出發點還是與商業掛鉤，期望將每一件衣服都賣個滿堂紅（今時今日的零售市場現實，絕對沒可能）；然而另一方面，我們都期望獲得較大的創意空間、發揮內心對衣裳之美的訴求，能做到這個平衡、鳳毛麟角非常困難。亦因為這樣，更明白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施華初面對的挑戰更大，心情更忐忑。

年輕是本錢，希望好朋友堅持信念繼續在藝術的旅程上前行，先享受藝術盛宴，再考慮其他實際的情況，全情投入、全情擁護，已經是一份賞心悅目的回報。



施華初在作品前影相留念。 作者提供

作業

林作

鼓起勇氣向外闖一闖

能夠在《香港文匯報》中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抒發意見，不才小子實在感到十分榮幸。

初到貴境，自然是要先自我介紹一番。可能好多人對我既身份感覺十分模糊，除咗知道我係牛津畢業同埋有某知名前女友外，就不太清楚其實我正職是什麼。

無辦法，之前曾經參選區議會；同理之前當執業大律師（剛剛停止執業）時又經常出現在娛樂版，跟一般給人印象低調的大狀十分不同，而且還會經常在網上或者報章看見我的專欄及客串的短片甚至將要出書的消息，難免會給人一種「百足咁多爪」或者不務正業既感覺。

在剛剛決定停止當執業大律師時，江湖上有很多傳聞說我是因為準備加入娛樂圈而有此決定。很多人都在網上及私下對我說，覺得十分可惜，因為他們認為我接受了這麼多年的高等教育，而且還要退出大律師這個普遍被認為是高等行業的職業，轉頭去進入娛樂圈是十分浪費。

對此，我首先當然非常感激他們的關心，但對他們的意見卻有些不以為然。先不說我是不是準備加入娛樂圈，為什麼讀得書多加入娛樂圈就是浪費？給大家一些例子，麥迪文 (Matt Damon) 和妮坦莉寶雯 (Natalie Portman) 是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出來的，路雲艾堅遜 (Rowan Atkinson) 和休羅利 (Hugh Laurie) 則是來自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及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如果他們有着那種膚淺的想法，相信國際影壇已經少了好多顆璀璨的明星。

一直都覺得，不要因為自己的教育背景而給了自己的未來一個框架，甚至在工作時也要多跨行業的嘗試。何解？首先，工作這東西，你不真正經歷過是不會明白的。不去多嘗試，根本不會知道什麼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職業，就因為你有某學位就在某行業工作這態度是絕對錯誤的。你能夠做，不等於最適合你做的。

其次，就是在各種不同行業中會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只懂一種知識，你大概只能在底層生存，就像機械裡面的一個齒輪一樣。要在高層或者管理層任職，必須有各種各樣的才能，去指揮別人及應付各種不同的危機。有一個美國人，他擔任過運動廣播員、救生員、報社專欄作家、演員，夠不務正業、跨行業吧？他的名字是里根 (Ronald Reagan)，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只有脫離舒適圈 (comfort zone) 多作嘗試，才會發現世界是那麽大。現在就業艱難，希望各位年輕人能鼓起勇氣向外闖一闖，不要再抱着打死一世工的心態。說不定，最終可以闖出一片屬於你的天空。

隨想

興國

做牛做馬

想起小時候看過的黑白粵語長片，好些都有臨死前對恩人說的話，都是「今生今世無法報答恩情，只有來生做牛做馬來回報了。」

這樣的情景多數出現在古裝片裡，但時裝片中偶而也會出現。想來在那個民國初期，做牛做馬作回報的概念還存在於勞苦大眾的心裡。做牛做馬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這四個字相信已很少人使用了。因為港人看到的牛，如果不是新聞上出現在新界被汽車撞死的牛，就是被飼養在一大片青青草原上的乳牛和牧牛。看到的馬，大都是競賽中的馬。

古代的中國人，做夢都不會想到，二十一世紀的馬，在香港是這樣值錢，更想不到二十一世紀的和牛，一磅可以賣到上千元。像那些說來世做牛做馬來回報恩人的人，如果投胎做了競賽的馬，或者做了五個A的和牛，那算是非常幸福的回報吧？

古人說的來世做牛做馬，其中指的牛，相信是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綱寫的《病牛》：「耕犁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或者是唐代白居易《詠牛詩》說的：「官牛官牛駕官車，澆水岸邊般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當然想報恩的人並不會想到眾生，只想到讓主人得飽而已；更不會想到做官牛，因為恩人不一定是官。他們只是想拼盡辛勞去報恩罷了。

驛馬、戰馬、耕牛、官牛，要現代年輕人了解，必須具備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知識，不然的話，他們是不會了解如今他們的父母在做牛做馬都只是為了那棟樓，以為做牛和牛是和牛，做的馬是賽馬哩。



李綱的《病牛》圖冊。網上圖片

百家廊

戴永夏

孫中山先生的齊魯之行(下)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晨七點，孫中山先生一行結束了在濟南的訪問，在山東同盟會領導人徐鏡心、劉冠三等人的陪同下，乘膠濟鐵路專車離開濟南，於當晚六點到達當時尚被德國人佔領的青島。此時車站廣場上已人山人海，青島民眾以節日的盛況歡迎這位人民的大總統。

當孫中山先生走出火車站大廳時，本不同意孫中山先生到青島的德國總督麥爾·瓦德克搶先走上來「歡迎」說：「大總統閣下，我代表青島的軍民歡迎您，請接受我最誠摯的問候！」

在禮節性的握手、擁抱後，孫中山先生謝絕了這位總督派來的專車和準備的宴會，在車站廣場稍作停留，就在民眾的簇擁下，乘坐四輪敞篷馬車駛往下榻的沙灘飯店。

次日，孫中山先生先拜會了海關，然後來到三江會館，參加在三江會館前廣場上舉行的各界群眾歡迎大會。這次歡迎大會盛況空前，孫中山先生在鞭炮聲、歡呼聲、雷鳴般的掌聲中走上主席台，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在演說中宣講了革命道理，着重闡述了當時的形勢和今後的任務。

在談到中華民國的前景時，他重申了籌辦鐵路的方針，着重提出修築二十萬里鐵路的計劃。針對青島被佔領的現狀，他還譴責了德國佔領當局在青島的殖民行徑，號召青島人民英勇鬥爭。他說：「清王朝被推翻後，仍應繼續努力，爭取恢復祖國領土完整，恢復主權，也包括青島。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政治侵略和經濟壓迫。為了爭取最後的勝利，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晚上七時，孫中山先生應邀出席粵東同鄉會的宴會。在群情激昂、酒興正酣之際，孫中山先生也興致勃勃地致答謝詞：「民國肇建，需要全體國民的努力。中國人必須破除夜郎自大的心態，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只有把中國的精華和西方的文化結合起來，中國才有希望產生質的飛躍。青島的建設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中國人要以此為榜樣。」

他還說：「中國要實現這種發展必須迅速建設通達全國的鐵路網，在鐵路建設上實行關門主義是不行的，需要中國商界的全力支持，同樣也應允許外國資本參與。」

九月三十日，在徐鏡心、劉冠三等陪同下，孫中山先生又遊覽了青島市郊的嶗山。當登上山頂，極目四望，壯美的山光水色盡收眼底時，孫中山先生不由得深有感觸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今天總算嘗到了作為一個自由民的滋味了。幾十年來，我長期在國外漂泊，經常夢見祖國的河山，醒來後總是思念不已。今天，親眼看到了我們祖國的壯麗河山，我才知道，它比我的夢境還要美麗得多哩。但願廢除專制後，大家都來致力於民生建設，使人民都能永享和平與安樂。」過了一會他又說：「這兒的風景真是太美麗了，我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裡。」

正在這時，遙遠的海天交匯之處，映現出一幅巨大的變幻莫測的圖像，時而是一座城市，房屋林立，人來人往，一片繁榮；時而又成了一幅農村的豐收景象，稻菽千層浪，麥穗隨風揚。

徐鏡心看後感歎道：「多麼壯麗的海市蜃樓啊！太難得一見了。」孫中山先生也興奮地說：「這就是我心目中的中華民國啊！」

從嶗山返回，孫中山先生又到德華大學演講。德華大學是中德合辦、以德國人為主的高等學校。學生出於愛國熱情，強烈要求邀請孫中山先生來學校演講。學校當局迫於學生罷課的壓力，只得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孫中山先生得知這一情況後，不辭勞累，剛登山回來就趕到德華大學演講。在講話中，他把反對殖民統治和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嚴格區別開來，勉勵大學生們「要好好讀書，努力學好本領，成為建設一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的有用之才。」

他進一步說：「這兩天看到的，使我認識到中國儘管有數千年的文化，卻沒有創造出德國在青島短短十四年間所做出的相媲美的業績。街道、房屋、海港、衛生設施等等，

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出德國人的超常勤奮和努力精神。學生們在這裡所看到的東西應該成為鞭策自己的動力，使自己樹立這樣的目標，就是把這個範例推廣到全中國，把祖國建設得同樣完美。這是莘莘學子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的親切教導，進一步點燃了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也激發了他們為建設新中國而刻苦學習的精神。演講結束後，孫中山先生又參觀了學校，並跟師生們合影留念。

下午，孫中山先生又攜夫人參觀了青島基督教青年會，並發表了演說。他在演說中特別強調「青年在革命鬥爭中的先鋒帶頭作用」，高度評價「基督教青年會是以體育、智育、德育改良人類來救國的好團體，是全國所歡迎的。」

他說：「國家是人類湊合而成的，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都有好人格，中國的團體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會。青年會是造就成好國家的好團體，所以全國有志的青年多喜入會造成好人格……」

他還說：「要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便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改良人格來救國，便是以國家全體都變成青年會，多數國民的人格才能養成……」最後，他還特別強調實業救國，要同學們「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術，大力發展工業生產救國。」

十月一日，孫中山先生一行結束了在山東的訪問，自青島大港乘龍門號客輪返回上海。

孫中山先生的這次山東之行，大大鼓舞了山東人民的革命鬥志，為他們反侵略、反封建、建設祖國的大好河山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武器。孫中山先生對這次訪問也相當滿意。在回到上海後的十月三日，他在上海的《民立報》上發表感想說：「北京安謐異常……魯、晉兩省現狀亦好。」

同一期的《民立報》還刊載了孫中山先生在山東的一些演說詞，對他的山東之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古今談

范舉

廣州成航空樞紐之一

廣州已經有航線飛往墨西哥，來回票價為七千多元，吸引大批香港旅客，墨西哥有大量印加帝國的古蹟。

過去因為機票昂貴，港人往往難以成行，今後這種情況將會大大改變。美國特朗普粗暴對待墨西哥，趕走盟友，中國卻把大量遊客送上門，可說是對比鮮明。

香港高鐵明年第三季度將會通車，一小時可以直接到達白雲機場。到了白雲機場，全世界都可以到達了。截至2016年6月底，白雲機場通航全球五大洲197個城市。12年間，國際航線呈三倍增長。如今，白雲機場已位列內地三大樞紐機場之一。

取道廣州出國，有幾大優點，第一是機票便宜；第二是航班密度較大，乘搭方便；第三是航線圖的設計，符合中國旅客的需求。昔日港人遊覽歐洲方便，但要到拉丁美洲，航班少，而且價格昂貴，飛行時間很長；所以，港人甚少到達拉丁美洲。

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配合「一帶一路」，第一個工作就是要加強民航航線，加強人民之間的往來，也拓展旅遊業。香港的航空公司相當保守，並沒有追隨大形勢。開拓新的航線，所以不少旅客，不能不經過廣州白雲機場，飛往拉丁美洲。南方航空公司和墨西哥航空公司選達成協議，到了墨西哥之後，可以轉乘墨西哥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巴西、秘魯和阿根廷，實現一條龍服務。

南航廣州—溫哥華—墨西哥城航線往返航班號為CZ377/378，每周飛行有三班。每周一、四、六，去程航班在北京時間23:30從廣州起

飛，經停加拿大溫哥華後，於當地時間清晨05:15抵達墨西哥城；每周二、五、日，返程航班於墨西哥城當地時間早上07:45起飛，經停溫哥華後，於北京時間次日16:30抵達廣州。

該航線由可提供228個座位的「夢想客機」波音787執飛。波音787機型採用了包括複合材料、更多電氣系統、先進氣動性能、推進系統等多項最新技術，旅客可在飛行過程中享受豐富的影音娛樂節目。波音787的客艙空調系統採用了新型氣體過濾技術，在增大客艙空氣濕度的同時使空氣更為清潔，為旅客提供了舒適的乘坐環境。

墨西哥風景名勝極多，是美洲文明古國，瑪雅文化、奧爾梅克文化、托爾特克文化和阿茲特克文化均為墨西哥印第安人創造。墨西哥還是美洲文化大國，擁有古代印第安人創造的燦爛文明，是美洲三大古老文化中瑪雅文化和阿茲特克文化的發祥地。著名的文物古蹟有：太陽、月亮金字塔及奇琴伊察、圖倫、烏茲瑪爾、帕倫克等遺址。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海拔2,240米。最熱是5月，平均氣溫22~26℃；最冷是1月，平均氣溫為6~19℃。夏天前往墨西哥旅遊，有避暑的優點。墨西哥的美食，就是米邦塔仙人掌，具有對抗高血壓的作用；鈣、鈣、磷含量高，有利滿足人體骨骼、牙齒和腦的生理活動需要；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含量低，這在營養過剩的年代是個優點；維生素含量高，能加速膽固醇降解，減少心血管發病率，並具有增強腸的蠕動，清理消化道，防止便秘等奇妙功效。小姐太太們經常吃些仙人掌，對美容大有好處。

演藝

小蝶

《闖關一代男》的笑位

今屆香港藝術節有一個劇名很吸引我——《闖關一代男》。一代男是指主角是一名男子，令我好奇的是此男子要闖的到底是什麼關呢？再看英文劇名《17 Border Crossings》，我猜想他要闖的是十七個不同國家或城市的入境處或海關。我不禁莞爾，這應該是一齣充滿笑料的獨腳戲，因為我在這兩個關前也經常鬧出笑話，亦常常聽到不少有關的笑話。

德迪斯·菲利普斯集這個製作的創作、設計和演員三個身份於一身，將他的多段闖關經歷（也可能是聽回來或是自行創作）以獨腳戲形式在舞台上演繹。佈景很簡單，一張桌一張椅，再加上頭頂一支很長的光管和一些投射的映像。觀眾可以看的，是他一人在台上施展的渾身解數。

我沒有細數菲利普斯到底是否真的演繹了十七個闖關的故事，只知道原來他在舞台上呈現的並不全是在與人民入境事務處或海關周旋的故事，而是包括其他在外地的遭遇。例如其中一個片段是他因證件的問題被追流落荒郊四天，又如他在火車上的遭遇、夢境等。我本以為所有故事都是環繞着主角在過關時被刁難、與官員鬥智鬥力的趣事，再以誇張的喜劇手法

法呈現，原來他要談的範圍更大。看《闖關一代男》很能感受到文化差異對一個演出的影響。正如場刊介紹，此劇的「靈感來源五花八門：棟篤笑、庫斯圖里卡導演的巴爾幹電影、夏灣拿Tropicana歌廳的小型表演、奧地利題材音樂劇、亞馬遜森林的土著神話和酸辣飯食譜」，可見故事內容多是創作人在歐美國家碰上的奇遇，如塞爾維亞、安哥拉、意大利安科納、波斯尼亞、西莫斯塔爾等。

這些地方都不是香港人所熟悉的西歐國家或城市，而是我們較少旅遊，甚至聽聞的小國或偏遠地區，那兒的風土人情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陌生的。演出設計無疑展示了一個宏大的宇宙觀，叫我們的思緒陪着演員在虛擬的國度中奔騰跳躍。

可是，當中某些笑話並不易為香港人掌握，因為文化差異令我們較難明瞭說話背後的含意。當然，我明白到這個製作不是為香港人而設，但我很有興趣想知道其他外籍觀眾是否也都完全捕捉到所有笑位。然而，當菲利普斯一提到少數的亞洲笑話，我便第一個笑起來。例如他說新加坡的樟宜機場可以列入為世界第八奇景，因為機場內冷得

像北極，但室外卻是三十多度的高溫，我使明白到這是諷刺新加坡永遠將冷氣機的溫度調校得非常低的笑話，因為我的新加坡朋友都有此投訴。

又例如當菲利普斯提到在馬來西亞機場被職員請喝Kopi Luwak時，我已經笑了出來。可是，觀眾席還是靜靜的，因為外籍觀眾未必都認識Kopi Luwak，很多香港觀眾都會聽過其中文譯名，但卻較少說其馬來西亞的本名。這種飲料的中文譯名往往令人發笑，因為它是「貓屎咖啡」。

馬來西亞入境處請菲利普斯喝這昂貴的咖啡，他還在投訴？這是否創作人嘲諷因文化差異而令主角弄出來的一個笑話來呢？



《闖關一代男》圖片。 網上圖片